

人生三部曲：民主運動・創業・修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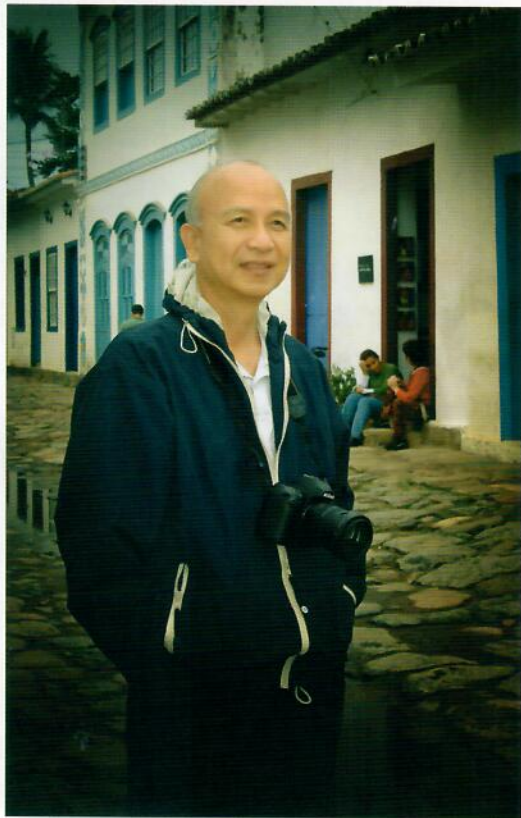
一方大企業董事長張勝凱先生專訪

文／林秀美

圖／蔡榮豐

1997年，化學系畢業的校友張勝凱先生宣佈捐款新台幣五千萬元，作為化學系興建新館基金。張勝凱說他很感謝化學系，不僅因為個人是系友，也是因為家族企業「三福化工」曾蒙幾位化學系教授的幫忙，一個偶然機會從陸天堯教授口中得知，化學系新研究大樓至少需自籌一億元，於是慨捐五千萬，回饋母系。

攻讀化學 為承父業



張勝凱於民國49年進入台大化學系就讀，事隔43年，他還記得代號是492311，代表化學系49級。對於早年求學，他說那個時代考大學有時是身不由己。由於興趣廣泛，高三時的他對於該唸什麼科系，一度猶豫不已，最後選擇化學系，泰半是為了符應父親的期待，因為當時經營「三福化工」的父親希望子承父業。

進入大學之後發現對化學還真的不是很有興趣，於是在課業之外，社團活動成了他大學生活的重心。父親出國經常拍照，耳濡目染之下，張勝凱在高中時就喜歡上攝影，所以大一就開始參加攝影社。在攝影社，他充份享受到攝影的樂趣，也結交了許多好朋友，更學習到人際關係的應對；這些對他的成長都有很大助益。「雖然在學術方面未能有所成就，但大學四年對我的人生而言是很重要的——個里程。」他說，台大四年真的是很有意思。

移民巴西 自力創業

大學畢業後隨著留學潮到東京大學攻讀研究所，取得食品化學碩士學位，本來計畫在日本創業，但有於空間不大，難以施展，於是在1973年轉而移民巴西，從此展開個人的創業生涯。

在此之前，他跑遍了東南亞、美加各國，最後決定以巴西做為他移民的終點站。他說巴西有幾個特點吸引他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巴西的族群多元而平等，沒有種族歧視。「台灣有本省人、外省人之分，日本歧視其他亞洲人，美國歧視黑人；但在巴

西沒有這種問題，巴西可能是世界上惟一一個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可以和平共處的地方。這裏沒有歧視、沒有分別，大家打從心底接受各色人種，我想這是巴西最吸引我的地方。而且，三十年前的巴西比現在更適合人居住，地大物博，自然環境得天獨厚，生活水準更超過台灣，以當年國民所得來比較，我記得1973年時，台灣有450元美金，日本1,000元，而巴西已有700多美元。」

當然，巴西的產業仍有極大的發展空間也是他選擇的理由之一。「當時的巴西，由政府扶植的重工業很發達，如汽車、大型農機、飛機都有製造，但由於私人企業不發達，相對地，輕工業很少，仍有許多發展空間；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。」

當年他才31歲，一家五口來到陌生的國家，不諳葡萄牙語，不巧又逢世界石油危機開始，巴西經濟即將進入黯淡期；人生地不熟，似乎也時不我予，不過他表示一路走來尚稱順利，期間多虧台灣移民的互相照拂，而巴西有全世界最多的日裔商人，對留日的他而言，不啻如魚得水。

張勝凱在巴西創業最初從事糖蜜素的進口貿易，三年後即自行斥資生產，並逐漸將產品拓展至紙尿布、衛生綿、飲料及塑膠製造等，多角化的經營模式極為成功，打破美商艾伯特藥廠、嬌生衛生用品等大財團在巴西的壟斷市場，其亮眼表現讓產業界為之欽服。

攝影同好 終生摯友

此次回台，張勝凱特別撥空與當年攝影社幾位同好聚餐敘舊。當晚出席的有台灣工業銀行董事長駱錦明、攝影名家莊明景，以及幾位攝影社年輕社員和現任指導老師蔡榮豐等人。

張勝凱回憶，駱錦明、莊明景和當晚未現身的協榮航運董事長黃美雄，都是攝影愛好者，後來也成為極要好的朋友。這幾個人當年在當年合力舉辦了台灣第一個國際攝影沙龍，開大學社團舉辦大型國際攝影活動之先例。「四十年前的台大，社團不多，我記得比較有名的有大學論壇社、晨曦社，通常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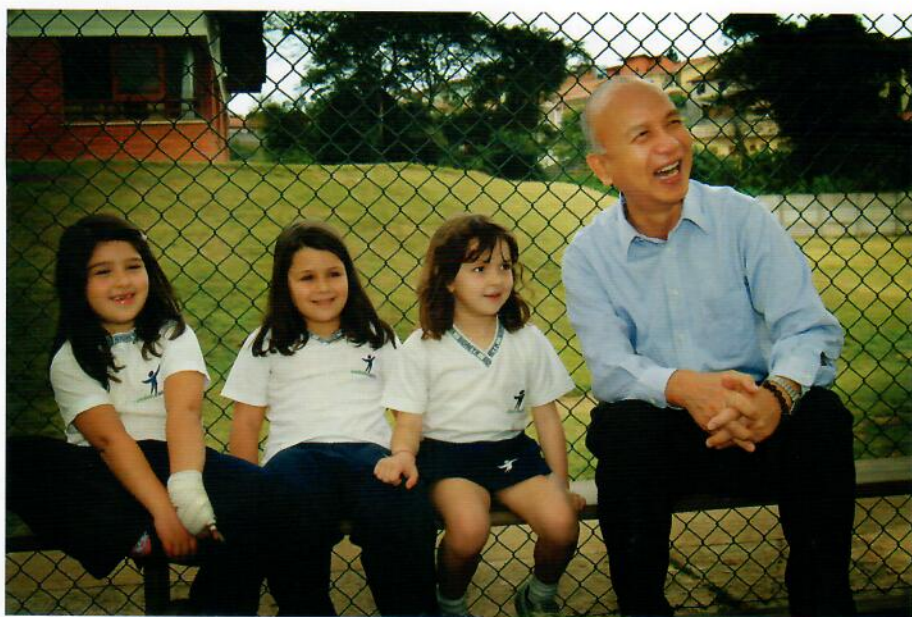
張勝凱（左一）與昔日攝影同窗駱錦明（中）和莊明景小聚，笑談當年。

有十分之一學生會參加社團，而當時攝影社已經有200多人，在當時稱得上是大社團。我們在大三及大四時共辦了兩屆國際攝影沙龍，我們幾個人是前後期社長及籌備主委。那個時期可說是攝影社有史以來最具活力的一段時期。當時舉辦的場地在學校附近的美而廉西餐廳，這家餐廳在四十年前是很重要的。一個月都定期舉辦專題講座或戶外攝影活動。」

雖說熱衷攝影，張勝凱謙稱他和駱錦明一樣，玩票性質居多，他笑說「攝影也是一種社交活動，更是交女朋友的機會（駱錦明的另一半就是箇中同好）。不過，莊明景就不同了，他從那時起即全心投入，所以後來成為專業攝影家也是可以預期的。」

即使是業餘，當年他們參加各項攝影比賽總是無往不利。張勝凱曾一舉拿下救國團所辦模特兒攝影比賽（這類比賽在當年也是開風氣之先）的金、銀牌，其他大學的攝影社，除了師大的鄭松溪和東吳的吳東昇可堪匹敵以外，幾乎所有獎項都被台大攝影社所囊括，由此可見他們當年的實力。

推敲起來，攝影社除了靠同儕相互激盪，有好的指導老師更是關鍵。「有三位老師對我們影響很大，一是郎靜山先生，一是張才先生，兩位都是早期攝影界大老，郎老師是沙龍派，張老師是寫實派；還有一位湯思泮先生，則是評論家（《攝影天地》的主編）。其中，張才以寫實取勝，平實地表現庶民的生活，我覺得對我們是很好的訓練，讓我們了解到攝影不能只在意結構的美感，而要能



張勝凱在巴西創辦未來學校，期為兒童提供一個健康快樂的學習環境。圖為他在校園內與小朋友合照。

思考如何表現影像的生命，讓照片看起來有內涵。一般人或許對張才感到陌生，他的傳記近日剛出版，大家可以透過這位台灣攝影藝術前輩的作品，回味台灣早年社會的樣貌」。

未來教育 適才發展

張勝凱對於化學系老師在學術研究所投注的精神感到佩服，但自嘲不是一個很用功的學生，所以和老師的互動不多。「台大七十週年校慶時，化學系邀請系友回娘家，李遠哲院長在我之前演講，提到當年為了做實驗，晚上都窩在校舍樓梯旁一個小倉庫裏睡覺，半夜常被其他聲音吵醒，醒來發現老鼠在他的身上爬來爬去。他這樣用心做研究，得到諾貝爾獎實至名歸，更表示除了才能，後天努力還是很重要。反觀我不是可以規規矩矩做研究的人，往往分析出來的結果和別人都不同，到了大四做攝影社社長，更是忙得團團轉，常常為了社務丟下做了一半的實驗不管，還因此差點無法畢業。化學系日前為系慶來訪，我告訴他們本科讀不好別洩氣，因為既然能進入化學系就表示這個人一定不笨，只是人各有志，只要順著自己興趣去發揮長才，不論是在學術界、企業界都能有所成就」。以他為例，年輕時也湊熱鬧去留學，現在的體會則是：不

必勉強自己。若時光倒退，他不一定選化學系。

早年台灣的教育體制僵化，升學不是考慮個人興趣，而是以社經地位來衡量，也就是因為如此，一般人直到高中、甚至大學畢業了，都還不清楚自己的志向為何。有鑑於個人的經歷，張勝

凱在經商有成之餘，在巴西創辦了「仁德國際學校」。這是一所包含了幼稚園、國小、國中到高中的完全學校，所招收的學生遍佈各個族群，華裔只佔其中十多個百分比，然不論祖籍在哪裏，所有學生都要同時學習中、葡、英三種語言，還有其他語言供學生選修。

張勝凱表示，這是一所未來學校，他要讓不同智能的小孩能在這所學校裏得到最好的發揮，培養他們理性批判、獨立思考及語言溝通的能力，讓他們在面對不可知的未來時，能夠及早自我發掘，開創屬於自己的人生。「只要這些小孩活得幸福」，他如是說。

惟有宗教 淨化人心

成長在六〇年代、處於戒嚴時期的台灣，年輕的張勝凱對當時的社會現象十分敏感，不免質疑人生的目的為何？這也許是他創立未來學校的潛在因素。「我覺得應該要為社會做點事情，而社會不公的根源就在政治，所以我大學四年最多的朋友是台大法律系同學。」不想坐觀社會的不公不義，他在大學時期即參與很多政治運動，後來留學日本也一直持續著，因而被國民黨政府列為黑名單。直到移民巴西忙於事業，才逐漸淡出政治活動，但對

台灣的關心則未曾稍歇。

曾任世界台商聯合會總會長，張勝凱在任內積極促進世界各地台商組織的交流，建立網路聯絡系統，並促成台商子弟建構聯合體系。他認為海外台商對台灣向心力很強，即使政治立場不同，不論執政黨是誰，還是支持政府的；這是海外台商共同的基本態度。

現在的張勝凱少了年輕時的憤世嫉俗，頂上光鮮的他看來像個修行者。16年前，張勝凱一度身體有恙，看遍中西醫皆罔效，後來在朋友引薦下去練氣功，病痛緩解了八成以上。「我在練功時，體驗到

許多科學上無法解釋的現象，如超能力，於是找了很多書來看，最後從佛教得到解釋，所以後來皈依了佛教」。

1987年，他開始練氣功，修身養性，同年台灣解嚴，政治步向民主；他認為早年的政治運動已功成身退，現在台灣最需要做的是提昇人心的層次。在追尋信仰的道路上，他發現佛教闡揚的自利利他喜薩道，正是他一生追求的心靈歸宿，所以多年來他在巴西致力於推廣佛教，希望更多人能和他一樣，找到心靈的歸宿。他相信惟有健康的心靈，才能善用財富，才有利他行為，也才會有富足的人生。 [圖]



愛極了攝影的張勝凱，與讀者分享他的四幅作品。